

散文

沉钩志

刘彦章

沙颍汤汤,不舍昼夜,也裹挟着不愿提起却无法遗忘的悲怆——年复一年,投水、落水、意外溺亡的悲剧,在河水的呜咽中反复上演。尤其在那些溽暑蒸腾的假期,数起乃至数十起的生命凋零,将绝望深深凿进亲人的肺腑。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,岸边呼号撕裂长空,闻者心碎。消防人员竭尽所能,那深阔如海的河床仍沉默如谜,吞噬着最后的希望。彼时,谄熟水性、会使用滚钩捕鱼的渔民,成了他们最后的托付。在水下成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月里,那沾满鱼腥的古老铁钩,竟成了连接阴阳最高效的锚爪。为铭记这段尘封的河殇,我寻访了其中一位“摆渡人”。

滚钩之形制,拙作《滚钩响铃》已有详述。简言之,此乃渔民猎取深水之鱼的利器,一绳为纲(渔人称为“钩梁子”),可缀百千乃至万枚利齿。非常之时,这布于水底的铁蒺藜,竟成了寻觅沉尸的“神兵”,其效卓然,无出其右。

渔民老马,以滚钩捞人,名震周口。二十余载间,消防人员通讯录里必有他的电话号码,他成为这水上无常岁月里不穿制服的“编外”救伤员。

记忆中的首次打捞,是在周口大闸过船闸未建时。闸西,南岸,一位体胖的中年男子,酒后泅渡北岸。距岸20米,省水利水电学校对面水域,力竭沉没。桥上两岸,观者如堵,一片哗然;消防橡皮筏往复搜寻,竹竿探至日暮,苦寻无果。老马被请来,又邀得三位帮手,造船的、撑船的、下钩的。于沉水处东西向布下30米滚钩,两

人各执一端,如犁耙般自南向北缓缓梳理;一钩沉下,一钩提起,仅此一合,便告功成。

岸边悬着的心轰然坠地,庆幸的私语汇成低沉的声浪。

老马言道,酷暑七八月,水温高,人溺亡,几个时辰内尸身尚安,待一日一夜,浮力自生,肿胀之躯便会浮出水面。

“那胖子,只穿裤衩,一米八几,怕有二百斤,仗着浮力才拖到岸边。”“身上挂了几个钩?”

“三四个吧,裤头、身上都有。哪怕挂上一个,也如铁锚定船,挣脱不得。”

“身上有伤吗?”

“没有。钩刀极利,皮上不见创口,也无血痕。”

寻常船民渔夫,多避讳捞尸,嫌晦气,心亦怵。依循旧例,事主事后须备鞭炮数挂,绕船及捞人者噼啪燃放,以驱邪祟。

“其实,放不放那炮仗,我真不在意!”马师傅摆摆手,神情淡然。

他道,凡死水静潭,溺者必困于事发水域周遭。须切记:酒入愁肠,莫近沧浪;水性再好,亦是虚妄。

前些年,武盛大桥西侧,又一位中年人,同样酒酣下水,同样魂断碧波。

周口大道桥下旧橡皮闸(今已拆)东,曾一次死了四个少年,都是中学生,中有亲兄弟一双。自北岸深沟滑落,暗流微动,消防束手。老马与伙计携钩而至,在事发地向东三十米处,逐一打捞出水。

于此,警醒世人:沙颍两岸,近中流处,多有深沟暗伏,深达八九米、十来米,老者谓之“砂姜沟”。枯水兴工时,水面看似平浅,然其下杀机骤现,由浅及深,一步踏空便是深渊。更有桥墩周遭鱼鳖虾蟹掏空形成的“瓮形潭”,口窄腹深,旋涡暗生,纵是浪里白条,亦难逃其噬。亦有“屋檐岸”,岸基早被掏空,若贸然扎入,撞上石壁,晕厥水底,呼吸断绝,最是凶险。故老话“远怕水,近怕鬼”,绝非虚言。不识水性,切莫涉险。即便谙熟水性,也当穿上救生衣,须知这汤汤流水,容得下万千生灵,也容得下转瞬的意外。

某年正月初六,商水汾河一桥,面包车酒驾撞栏,坠入深河。五人中二人获救,三人沉溺。水深三四米,当时独剩一人,遍寻无踪。老马应邀前往。初至,见水草茂密如网,滚钩难下,只得折返。翌日晨,携四只鱼鹰复来。至出事点,老马以捞鱼之长竿舀兜探水,鱼鹰会意,以为有鱼,迅疾入水。然顷刻间,如遇鬼魅,惊惶跃出,拼命向外挣扎,复又惊魂未定回望深水,探头探脑,旋即再次浮起,似向主人告警:水下非鱼!老马心领神会,清障布钩,尸身应钩而出。

此乃老马唯一一次隔夜夜而成的捞尸。

老马与渔民老郭皆言,水下巨鱼,鱼鹰无畏,唯遇沉尸,则惊悚逡巡,不敢近前,须主人抚慰良久,方复常态。“人死如虎,虎死如土”,鹰眼所见,岂是虚妄?那是对生命消逝最原始的敬畏。

老马忆道,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十余年前,在太康县符草楼镇。暑假里,四个十六七岁的高中生,殁于一处百亩窑坑。水深十数米,岸壁陡立如削。县长、副县长亲临督阵,誓言:“不惜代价,必须打捞出水!”老马夫妇与另外两位伙伴共四人,驱车星夜驰援,装筏挑灯,沿陡壁深水布钩,东西十米反复搜寻,终将四少年托出。时已凌晨两点,归家接近四点。县长严令当地:“打捞之资,分文不得短少!”酬劳二万四千元,如数奉上。

老马所捞,年最长者,乃其同行——一位年逾花甲的沈丘渔人。其驾舟于沈丘大闸西宽阔水面布网,恰逢巨型货船驶过,浪覆小舟。老人懵懂,亦不识水性,沉入中流。待老马一行星夜赶至,先捞沉舟,后寻老翁。尸身出水,又是凌晨两点。

如是经年,老马足迹遍及周口诸县区,数十沉没之躯,经他之手得以归岸。及至“蓝天救援”等社会力量兴起,消防水下探测日精,老马才悄然隐退。“平心而论,滚钩捞人,百发百中,比潜水摸索更显精准。”老马说。

河水汤汤,永无休止。如今,沉钩已歇,然那些被铁钩从幽暗水底勾起的故事,连同岸边那撕心裂肺的哭号与最终片刻的安宁,都沉入了沙颍河的记忆深处。它提醒生者: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命的审慎,是横渡命运之河时,唯一能穿在身上的无形救生衣。滚钩捞起的是冰冷的躯体,而真正需要被时时打捞的,是我们对无常世事那刻骨铭心的警醒。

一纸诰命映沧桑

罗志峰

郸城县档案馆珍藏着一道光緒五年的诰命圣旨。这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档案,更是打开那段尘封历史的一把钥匙。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诰命制度源远流长,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皇帝对官员及其亲属授予爵位、官职、封号等荣誉的文书,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和礼仪制度。

这道诰命圣旨最右边蓝色绢布上,两条白色的飞龙环抱,中间有四个篆字“奉天诰命”,内文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,中间处一左一右加盖满汉两种字体的大红色玉玺。

王树棻,清光绪年间进士。据《宝山县志》《鹿邑县志》等资料记载,王树棻为清末鹿邑(今郸城县汲水镇)人。咸丰二年壬子恩科举人,先后任江苏宝山县、乔县、中卫县知县、候选知府,参与修编《宝山县志》《罗店镇志》。

王树棻由其叔父王三省和叔母崔氏抚养成人。叔父王三省,一生清廉持家,协理乡务;叔母崔氏,躬行节俭,慈惠乡里。光绪五年,朝廷感念其贤德,追封王三省为奉政大夫,其妻为宜人,以彰其功。

诰命圣旨原文如下: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: 玆笃靖共,入官必资于敬;功归训迪,犹子孝教以忠。爰沛国恩,用扬家训。尔王三省,乃补用同知江苏宝山县知县之胞叔父,躬修士行,代起儒风,抱璞自珍,克发圭璋之秀,储材足用,聿彰杞梓之良,兹以覃思,胞赠尔为奉政大夫。锡之诰命。於戏!昭令问于经藏,书貽刻鹄;佩徽章于策府,宪宽回鹿。茂典丕承,荣名益劭。

制曰:家有孝慈之范,美以相济而成,国蒙褒锡之文,恩以并推而厚。尔崔氏,乃补用同知江苏宝山县知县王树棻之叔母。德可相夫,教能启后。一堂环珮,合音克著其慈祥,□五夜机丝,内治聿昭其柔顺。兹以覃思,胞封尔为宜人。於戏!普薄一体之荣施,鸾章贲采;表同心于训迪,象服分光。

这道圣旨对于研究晚清的政治、文化具有重要价值。诰命圣旨的制作极为考究,从材质到书写,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尊贵,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。通过深入研究这道圣旨背后的故事,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。



三十五年不了情

谷志方

1990 年秋,我到周口读书,在学校的阅报栏内看到《周口日报》,从此,这份报纸为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打开了一扇窗。

我每天都会到阅报栏看看报纸,更换没有,看看周口有什么新闻。渐渐地,看得多了,我会把校园里发生的趣事写成消息,或者把心中所想写成诗歌,投给报社,可稿件总是石沉大海。

不甘心的我终于耐不住了,去了报社。门卫问我找谁,我说送稿的,并随口说出在报纸上经常见到的名字“苏运峰”。记不清是在二楼还是三楼的楼梯口,遇到一个男子,大高个儿。我上前怯怯地问:“老师,苏运峰老师在不在?”他问:“你不认识他吗?”“不认识,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名字。”“你叫啥名字?”“我叫谷志方,来送稿的。”听到我的名字,他说:“走,到我屋里。”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摞摞稿子。他一遍遍地打量我,笑着问:“谷韵民你认识不认识?”“他是我爸。”“你还真像你爸!他不但是我的老师,还是我们报社的第一批通讯员!”原来他就是苏运峰!闲聊之后,我说了自己的投稿情况,他说:“《周口日报》是党报,刊登的稿件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性,质量较高。你还是学生,不能抱着写一篇一篇的想法,平时要多读、多看、多写。写文章是一份苦差事,要持之以恒。”那天苏老师对我说了很多,我走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。

1992 年 2 月,我的一篇散文诗终于在《周口日报》发表,那时我才真正理解啥是“豆腐块”。

毕业后,我到扶沟县崔桥镇工作。领导问我有什么特长,陪我去报到的父亲说:“他会写文章。”镇领导一听,很高兴,说:“那你去文化站试试写稿子。下半年能在报纸上发 5 篇幅,就给你评先。”

领导交代的任务看似不多,但在当时对我的挑战极大。我白天下

村下田采访,晚上挑灯写稿,闲暇时看报学习……记不清多少线索在我苦思冥想后成稿并见诸报端,记不清黑夜里的灯光多少次与晨光相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1993 年 8 月,我撰写的《崔桥食用菌又获丰收》一稿被《周口日报》采用,9 月,《周口日报》又刊登了我写的关于崔桥镇减轻农民负担的短讯。连续发稿,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。仅 1993 年下半年,我就在《周口日报》发稿 9 篇,超额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。1994 年,我在《周口日报》发稿 12 篇。正因为“能写文章”,1996 年底我被调到镇政府办公室工作,2000 年又被抽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。在县委办公室,能接触到县直各单位的典型材料和先进经验总结,我把这些材料组织成稿件,投递给《周口日报》,由于时效性强、事例典型,我发表的“豆腐块”少了,“大块头”多了。

2005 年,扶沟县开始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,发展蔬菜产业,成立了全省唯一的蔬菜局,我被安排去蔬菜局做宣传报道工作。顶烈日到大棚内体验菜农的艰辛、在暴雨夜组织菜农割膜保棚、在暴雨天和菜农一起排涝保苗……我用笔和相机记录着“中原菜都”的崛起和强力发展的鲜活图景。2018 年,我被抽调到扶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。3 年间,我走遍全县 81 个贫困村和驻村工作队,与 100 多个脱贫典型户交心交友,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,并在《周口日报》连续发稿。稿件《来庄十八变》在报纸上发表后,为全市脱贫攻坚树立了典型,来庄行政村党支部荣获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。我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的摄影图片,入选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,并获周口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。

35 年,《周口日报》一直是我坚强的后盾,我的每一次成长和进步都与《周口日报》息息相关。



随笔

葛老师

陈铭

葛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,如果还健在,应该年近九十了。

和葛老师认识、熟悉是因为修自行车。那时我刚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李鸿印中学教书,家里的一辆破旧自行车便成了我的专属交通工具。虽然车子破旧,时常出毛病需要修理,但我很珍惜,因为它能载我到想去的地方,比步行快多了,偶尔还能载人、载东西,比如送小弟到我们学校对面的小学读书,或者载些粮食到学校大伙上换馍票。

开学不久,有一天我骑车去学校,刚走到半路,自行车便不顾我的珍惜,毅然坏掉了——后轮胎瘪了。我只好一手提着后座,让后轮胎离地,一手扶着车把,小心地往前走。虽天已入秋,等我走到学校时,还是出了一身汗。在门口遇到学生,我问附近有没有修车的,一个学生热情地说:“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吧?我领你去!”我笑了笑。他帮我提着自行车后座,领我到学校第一排校舍最东面的一间小屋前,喊声“葛老师,修车了”,

里面传出一声轻咳,走出来一个瘦瘦的小老头儿,头发已然花白,脸上藏不住的是岁月的痕迹,眼神却是少有的清澈。

“轮胎扎破了。”他看了看我的车子,转身去房间找工具。我看了看房间,比较暗,屋里的地面要低于外面好多,门口的砖块却砌得整齐,可以防雨水,与门贴合严密,估计也是为了防老鼠。我心想,这老头儿有意思。

葛老师出来了,拿了个带有油污了的。他看着我,说:“你是新来的小陈吧?”“葛老师,我刚来,老师们还不完全认得。”我赶紧回答。他说:“我知道,学校里介绍了你,刚分来的大学生。”“好奇奇:“葛老师,您是教什么课的?”“体育。”他说着,把我的车放倒在地上,轮胎朝上,熟练地拿出工具维修。我顺便搭把手,说:“你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修车工具?”他笑笑说:“修车谁不会啊!谁家的自行车不是经常坏!最好还是自己修啊。”我也会,我心里想。“但是,学生就不同了,

车子坏在路上,到了学校,只好哭哭啼啼了。我手边有修车的工具,就顺手帮他们修好,时间长了,便都来找我了。”葛老师说着,点上一颗烟,扒掉自行车外胎,掏出里胎,然后充气、试水、排气、剪补皮、锉补皮、涂胶水、哈气、黏合、放入里胎、试气,动作不快也不慢,却有种我插不上手的紧迫感。我递上一颗烟,他接了,对着上一个烟蒂续上。“那你收费吗?”“不收,十多年了。你看,现在用的工具都是学校给买的,补胎的皮子是旧车上换下来的。”他放好车子,提起后座蹬了两下,又拍了拍车座,说:“好了!”

这是我第一次见葛老师。

转眼间,秋天的雨来了,悄无声息,走得也缠绵,学校的操场上便到处是积水。孩子们不管这些,很高兴,赤着脚在水坑里走来走去。我们的校园很整洁,但一下雨就满是泥泞,没地方下脚。我们的操场很原始,是手工平整出来的一块空地,脚步照顾不到的地方,还会有杂草。操场上有两个简易的木板篮球架,木桩上头横着

钉了几块板子,篮球圈虽不规则,但还整齐,与操场也是绝配。雨后,那大大小小的坑里会有积水,还会有小青蛙。到了晚上,蟋蟀的叫声和着蛙鸣,便是我们催眠的乐曲。

天晴了,我心里却闷闷的,早晨起来,想到外边走走,顺便抖掉鞋子上的泥巴。远远看到操场上有个人影,佝偻着身子,手里拿着一把像是铁锹的工具,走走停停。我走近一看,是葛老师。“你这是在干什么?”我问他。“我把跑道上的坑平一平。天晴了,孩子们该上体育课了,这大大小小的坑,一不小心就会扭伤脚。”他用一把平头铁锹,铲一下,拍两下,动作幅度很小,也很流畅。我静静地看着他慢慢走远,他也没再说话,仿佛忘了我的存在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兜兜转转,我换了好几个工作,早已和过去熟悉的老师失去了联系,如今年过半百,也不再执着于打听葛老师的消息了。记忆中印象深刻的,是他曾多次受到校长表扬,退休时是中学二级教师。